

姐姐说了,姐姐冷笑:不仅仅是门不当户不对,你表哥小小年纪,十六岁毛头屁孩懂什么叫爱?我眨巴着眼睛说:你不是十六岁吗,你怎么知道什么不能叫爱?姐姐就耻笑我:因为女人比男人成熟得早!

大约等了两个星期,忐忑不安的表哥终于接到阿英的回信。让表哥失望的是,阿英的回信只有短短两句话:谢谢你的棕树,我们只是普通朋友,而且永远是普通朋友。我会好好栽培它们!阿英的话语态度明确斩钉截铁,让表哥伤心欲绝。表哥想,也许阿英在婉拒自己,并不死心。表哥觉得自己有能力而且也有信心,会在不久将来把阿英拉回自己身边!

不甘心更不死心的表哥一边给自己打气,一边疯狂地给阿英写信,每星期一封,星期一寄出,风雨无阻。为了发信,表哥甚至偷过姐姐的邮票。但阿英除了回过那封独一无二的信外,从此对表哥不再理睬。

在师专倒数第二个学期,表哥有一次回家,在供销社豁然看见阿英身边多了个帅小伙。他们的亲热之状令表哥痛苦无比,垂头丧气。表哥告诉我,他当时很想冲上去对阿英大声表白:我爱你!但表哥快十八岁了,也已长大成人,即将为人师表,千愁万愁还是忍住了。何况,即便做出那样的举动,人家阿英会接受吗?

伤心的表哥四处打听帅小伙是谁,直到好久才弄清楚,他是区委书记的儿子,在区农业银行工作,还是一个什么部门的主任。从得知那一刻起,表哥心里开始清楚,他的美丽爱情之梦到此该结束了!阿英那样美丽的人儿,如果嫁给区委书记那个在农业银行工作的儿子,那才是天经地义,顺理成章!而表哥,一个师专出身的未来小教匠,算什么货色?表哥想起阿英那封信里所写的:我们永远是普通朋友。豁然醒悟,自嘲不已。那晚,表哥来到我家当着我的面痛哭流涕,发誓从此忘了那些棕树,忘了阿英。

表哥不再像以前跑去区供销公司偷望阿英。表哥即便休息日回到家,到区上办事,也要远远躲开那个令他伤心之地。当然,表哥是不是真的做到放下阿英,那是他自己的想法了。

半年之后,表哥毕业了,分到了区所属的一个乡中心小学,教五年级语文。

5

表哥在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的第二年,有一次来县城我家,晚上与我,还有他的几个师专同学,一同在县城关镇夜市吃家乡小吃臭豆腐。为人师表的表哥,在彬彬有礼地慢咽下一块香喷喷的臭豆腐时,突然目瞪口呆。我和表哥的同学顺着表哥目光看时,才发现表哥原来被坐在两张桌子之外一个女人吸引了。那个女人长得饱满好看,偶尔抬起头时,满头长发飘飘。当时的表哥傻了,含着半口臭豆腐心神恍惚地走过去,痴痴地唤了一声:阿英!

女人果然是表哥常常传说,也让他说断去思念但实际上牵肠挂肚的阿英。

阿英也认出了表哥,怔了一下后笑了,说:你好啊,老同学。我在旁边看到,传说中的阿英果然淑雅斯文,俏丽无比,只是俏丽的鹅蛋脸比想象中要略为圆润。

表哥告诉她,说我师专去年毕业,如今已经做老师一年了。说完,表哥问:你在区供销公司工作还好吧?阿英淡淡一笑:我们一家已经到了县里,我也早不在区上工作,到县玻璃建材厂上班有一年了。

阿英说完,匆匆走了,但表哥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思潮起伏,心神不宁。

第二天,表哥在我家饭桌上不经意地说到阿英,立刻引起母亲注意。母亲说:我和她妈认识,听说她原来谈了区委书记的儿子,后来不知为什么,两个孩子弄分手了,两个家庭也因此吵过架,搞得不欢而散。母亲的话只是随意说说,表哥听了却六神无主。表哥甚至连晚饭都没吃完,放下饭碗,匆匆而出。表哥出去时偷偷告诉我:要去见一个人,问问当年送她棕树的事。我窃笑:是不是去找阿英啊?表哥一脸凝重,没有回答。

那一夜,表哥直到凌晨两点才跌跌撞撞撞开我家房门。醉眼蒙眬的表哥什么也没说,跨进我的房间号啕大哭几声之后,很快倒头睡了。惊诧不已的父亲问我怎么回事?我摇了摇头后补充一句:表哥昨晚遇见了阿英,今天又听妈妈说了阿英的事,他可能去找阿英了。作为过来人的父亲听我一说,立马明白怎么回事。

次日大早,表哥搭乘去区上的早班车回乡下了。母亲在表哥走后不久去了阿英家。很快,母亲回来对父亲说:表哥昨夜确实去找了阿英,跟阿英谈了很久。父亲满不在乎地说:那个阿英既然与男朋友分手,我们家大侄子不计前嫌主动找她,也让她挣够面子,你同她妈说,就与我们家大侄子交朋友得了。父亲的话立即遭到母亲的耻笑:人家阿英谈朋友谈吹了并不一定就要接受我们家侄子,人家照样还是一朵鲜花,她母亲已经明确告诉我,说我们家大侄子人虽好但并不管用,因为阿英还有其他选择。母亲不屑一顾地说:我们家侄子算什么,说白了,人家阿英资质条件,不可能看上一个师专毕业的小学教书匠!

父亲狠狠骂了一句:娘的,这丫头片子还挺眼高手低的嘛。母亲耻笑:不要说阿英,人家有人家选择的自由,就说你吧,要不是你那身军装当年哄住我,我才不嫁给你呢!父亲气得暴跳如雷,却拿母亲没办法,当年的母亲确实是一朵花,让父亲初见后便神魂颠倒。

6

那年底,表哥突然参军去了北方军营。父亲、母亲,包括舅舅、舅妈,对表哥的异常之举百思不得其解。我不想讲为国为民的大道理,因为只有我的心里清楚,表哥放弃在农村孩子好不容易得来的安稳工作去当兵,无非为了阿英。表哥心里有杆秤,尽管阿英只是一个高中生,仙女一样的她绝不会屈就嫁给一个师专毕业的小学老师!表哥的长远规划是:与其留在小学做也许一辈子只能是个小教书匠的活,不如去部队混个名堂,兴许能和可望不可即的阿英慢慢走近。这些话,是表哥在部队写给我的信里,隐隐透露出来的雄心壮志。

果真,勤奋刻苦的表哥在部队前两年,每年都寄回一张《优秀士兵》喜报。表哥在写给我的信里喜气洋洋地透露,他与阿英在进行密切的书信往来,他会奋力拼搏,争取早日混个人样回来娶阿英!我为表哥的豪情

和努力感到由衷喜悦。好几次,我在县城街上遇到阿英,甚至想叫她一声:表嫂。而阿英见到我,似乎也特别亲切,仿佛我也是她表弟似的。

在表哥当兵的第三个年头尾,母亲说:阿英结婚了,嫁给了县交警支队四大队队长。那个队长是一个大她八岁、离了婚的肥胖丑男人。母亲不无羡慕地感慨:阿英举行婚礼那天,场面宏大,宾朋满座,一共摆了四十四桌。我将阿英的婚事转告给了表哥。电话里的表哥沉默得可怕,良久才说:都怪我不好,我对表哥没有来由的话莫明其妙,刚要再问,那头的表哥挂了电话。不过,聪明的我还是猜测得到:表哥是自愧,是说自己条件不好。

但我却不这么认为。刚刚大学毕业,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,气呼呼跑去县玻璃建材厂找到了阿英。我质问她:你和我表哥交往三年,为何招呼不打一声就和他人结婚?新婚燕尔的阿英,因为爱情的滋润显得更加美丽优柔,但此刻的她对我的提问显得极不耐烦,给了我一个让我不知所答的反问:你表哥让我等他三年做了军官就娶我,但他今年兵役期满,兑现承诺了吗?我气得浑身发抖,说做人不能这样吧,你嫌他没做成军官就和他人结婚?

我的话惹来阿英一阵冷笑:呵呵,其实我们什么都算不上,只不过通了三年信罢了,何况我还真等了他三年,也算对得住他了!阿英说完,挥手做了个劈刀的动作,再一次冷冷地说:对不起,我已经结婚了,请你和你表哥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!那之后,娇妖的阿英扭着水蛇腰肢,头也不回,款款而去。我没有转告表哥,我只是对表哥说:有些女人错过了,你应该庆幸才对!表哥沉默得可怕,直到放下电话什么也没说。那一年,舅妈告诉我:表哥留队超期服役。第二年高考之后不久,好消息终于传来:表哥考上了一所陆军军官学校。我把电话打给表哥,问他要不要把好事告诉阿英,让她瞧瞧你今天出息了。表哥苦笑:不要了!

那之后,在我和表哥的联系里,表哥也很少提到阿英。

7

1993年,已经是北方军营某步兵团一营二连连长的表哥回乡探亲。在我家,表哥对刚从深圳特区返家探亲的我,悄悄地说出中断几年未说的话:我们去看看阿英家的棕树吧,这些年,我时常梦见那些棕树,确实想知道它们长成什么样。表哥的话意味深长,真诚而又充满期待。父母不知我们在说什么,只有我深深理解表哥的心思。

但是,就当我们到达县玻璃建材厂时,才发现这家国有工厂如全国许多国企,因为经营不善已经濒临倒闭,职工绝大部分都走了,只余下半生不死的厂房,空空荡荡守着日益疯长的野草。在破旧不堪的厂门卫室,一个连眼睛都睁不开的老传达员眨巴着手中米酒告诉我们:人都走了,你们要找的那个厂花阿英,我也不知去了哪里喽!

离开建材厂,表哥满脸肃然,一言不发。就连后来离开县城,登上开往北方军营方向的列车时,表哥也一脸怅然。表哥在踏上火车门时,转身握住我的手,一脸郑重地说:有机会见到阿英,一定帮我问问,那些棕树长得怎么样了?我也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表哥走了,带着他的遗憾,带着他的棕树爱情之